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臨賀王正德

河東王譽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尋進號北

中郎將十年遷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十三年遷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五年遷西中郎將兼護軍將軍又遷安前將軍丹陽尹十六年復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普通二年入爲侍中鎮右將軍置佐史初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既長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鎮至年十五六尚躶裎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內外咸有穢議綜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每高祖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羣臣莫敢言者恒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

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爲叔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軍鎮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連兵既久慮有釁生故綜退軍綜懼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寅相見乃與數騎夜奔于延明魏以爲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戶錢三百萬布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四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綜乃改名績字德文追爲齊東昏服斬衰於是有司奏削爵土絕屬籍改其姓爲悖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爲永新侯邑千戶大通二年蕭寶寅在魏據長安反綜自洛陽北遁將赴之爲津吏所執稱魏人殺之時年四十九初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大略曰聽鍾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饗急徘徊誰憐傳漏予辛苦建章臺聽鍾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

空擷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壁言
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鴈何所栖依依別鶴夜
半啼聽鍾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
京域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撫抑其悲落
葉云惡落葉連翩下重疊落葅飛徒橫去不歸悲落
葉落葉悲人生辭言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落葉落葅
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學有文
才屬辭不好輕華其骨氣矣監十三年封為
武陵郡王邑二千戶歷位雲遠將軍琅邪彭城
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出為會稽太守尋
以其郡為東揚州仍為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
將徵為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出為宣惠將軍江
州刺史徵為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二
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尋改授持節都督益梁等
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
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白紹崇梁

位惟武王解者以爲武王者武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普固諫紀以爲貳於己皆殺之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反誅之不亡何待又請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謂者謂之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陝聞西魏侵蜀遣其將南梁州刺史譙淹迴軍赴援五月日西魏將尉遲迥帥衆逼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之迥分軍據守即趨成都丁丑紀次于西陵舳艫騫川旌甲曜日軍容甚盛世祖命護軍將軍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二壘鎮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

恇擾世祖憂焉法和告急旬日相繼世祖乃拔
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
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約築連城攻
絕鐵鏁世祖復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
衆一旅上赴法和世祖與紀書曰皇帝敬問假
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長
喪亂獯醜馮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
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
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
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
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
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
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
智將殫金貝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
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
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
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
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仍令喻意

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
人禮庚申紀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任約
謝答仁與戰破之既而陸納平諸軍並西赴世
祖又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
蟄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
顧我勞如何自獠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
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
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
分形共氣兒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
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
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
紀之別字也紀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至于
江陵論和緝之計依前皇邑還蜀世祖知紀必破
遂拒而不許景戌巴東民符昇徐子初等斬紀
硤口城主公孫晃降于衆軍王琳宋遵任約謝
答仁等因進攻侯叡陷其三壘於是兩岸十餘
城遂俱降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子圓滿俱
殺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有司奏請絕其屬籍

世祖許之賜姓饕餮氏初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麤險不拘禮節初高祖未有男養之爲子及高祖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正德爲西豐侯邑五百戶自此怨望恒懷不軌薛兒宮辰覬幸災變普通六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遂逃奔于魏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仍除征虜將軍中大通四年爲信武將軍吳郡太守徵爲侍中撫軍將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邑二千戶又加左衛將軍而凶暴日甚招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況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

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
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
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
誠款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
賛也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
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
航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爲天
子改年爲正平元年景爲丞相臺城沒復太清
之號降正德爲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
其爲變矯詔殺之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
年封枝江縣公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邑二
千户除寧遠將軍石頭戍軍事出爲琅邪彭城
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車將軍置佐史出爲南
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
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世
祖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
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世祖

甚懼因步道間還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
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隷人前後使三反譽
竝不從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
所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與書陳示
禍福許其遷善譽不答修浚城池爲拒守之計
謂鮑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譽勇欲前即前無所
多說泉軍于石槨寺譽帥衆逆擊之不利而還
泉進軍于橘洲譽又盡銳攻之不剋會已暮士

萬餘人譽於是焚長沙郭邑驅居民於城內鮑
泉度軍圍之譽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
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既久雖外內斷絕而備守
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
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
城中將士死傷者太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
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
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
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

斬之傳首荆鎮世祖反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
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
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
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並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
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
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師出無名
成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梁書五十五

梁書五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侯景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鴈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旅力善騎射以選爲北鎮戍兵稍立功効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脩禮於定州作亂攻没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攻脩禮見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葛榮因

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衆謂之葛賊四
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爾朱榮
自晉陽入弒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衆見
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
討命景先驅至河內擊大破之生擒葛榮以功
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自是威
名遂著頃之齊神武帝爲魏相又入洛誅爾朱
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爲神武所用景性殘忍酷
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
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
以爲司徒南道行臺擁衆十萬專制河南及神
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制我
死後必不爲汝用乃爲書召景景知之慮及
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
請降曰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
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貢來臻飛惡
離心諸侯所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
畫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竝肩戮力共平

災釁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
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戰必殄筋力
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心乘藉機運位階鼎輔
宜應誓死盡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豈焉罔貳
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
爲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既遭疾
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讒類猜嫉譖諛進
共相搆毀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
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
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豈免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
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
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
刺史石長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元
元征洛州刺史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
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
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秣馬潛戈
待時即發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朝
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

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且臣與高氏實
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
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羣
臣顒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
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聞茲寸款惟應霈然
丁和既至高祖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
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不從是議而
納景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為文襄帝高祖
乃下詔討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
北諸軍事入行臺承制輒行如鄧禹故事給鼓
吹一部加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
社景請西魏為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慶等率
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
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千兵至汝水元慶又夜
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
鴉仁為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西陽太守羊
思建為殷州刺史鎮項城魏既新喪元帥景又
舉河南內附齊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為己

患乃以書喻景曰盖聞位爲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繾綣衿期綢繆寤語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大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跡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簫氏以狐

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則秦人不容歸則吳人不信當今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爲口端之說遂懷市獸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竝付司寇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德上下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決改先迷之路今刷心盪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垂橐還闕者當授豫州刺史即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卒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君既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

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塗炭
聞者酸鼻見者寒心劉伊骨肉能無愧也孤子
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
歸西之心深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
向崎中參其多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爲其
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啓將
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聞房已遠遂
復停發未知遵道此言爲虛爲實但既有所聞
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

蓋聞立身揚名者善之大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
當其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
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
者良有以也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
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
爲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
袞衣口飡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爲一旦
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
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

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
嬖幸擅威權閹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
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廉之謀莫知所以盧
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靦面
目寧不自疑及迴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
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再奏兼
申鄙情而羣卒恃雄耿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
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
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
拘奏非樂為也但負王平昔見與比肩共盡帝
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膺行而已
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
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為盜祿去公
室相為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
何足關言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
敖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
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
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強危如

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
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
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
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方
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
越西通汧隴吳楚剽勁帶甲千羣吳兵冀馬控
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
發大風振枯幹必摧凝霜蹔落秋蔕自殞此
而爲弱誰足稱彊又見誣控雨端受疑二國斟酌
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
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
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形勝
指期盪滅竊以寒飈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
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
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
令歸正朔轉禍以脫網羅彼既嗤僕之愚迷此
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
奮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

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不一理有
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二分鼎峙燕衛
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
力南朝北敦姻好東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
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
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敵
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
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劬濟復尋來書
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燕其可反當是
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
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
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
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
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
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閒之
翻爲讎敵撫弦永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
能述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甫拔
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

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爲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
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渡江許即僞位
乘輿副御以資給之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
景景退入渦陽馬尚有數千匹甲卒數萬人車
萬餘兩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竝北人不
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於紹宗景軍
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峽石濟淮稍收散卒得
馬步八百人奔壽春監州韋黯納之景啓求貶
削優詔不許仍以爲豫州牧本官如故景既據
壽春遂懷反叛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
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
錦萬匹爲軍人袍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
充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以
給之景得布悉用爲袍衫因尚青色又以臺所
給仗多不能精落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竝
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
拒絕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
城兵敗沒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

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啓固
諫高祖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鄱陽王
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
異志領軍朱异曰庾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
抑不奏聞而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
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
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
戍主曹璆等於是詔鄱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
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
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開
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
十月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偏向
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
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
千巡江渴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第
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
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荻實裝濟景

景至京口將渡慮王質爲梗儀而質無故退景
聞之尚未信也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
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
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兵千人京
師不之覺景即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矣
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
爲都督城内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
軍以副焉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
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
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
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
徹航始除一舶遂棄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
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授
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
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
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
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
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

斫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廄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諮求誅中領軍朱异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驎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月景立蕭正

德爲帝即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昱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突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躶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

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剥孥妻妾以配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棰疲羸者因殺之以塡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竝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僞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將軍朱安侯雍超武將軍安南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京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千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

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徇之
逼云已擒邵陵王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
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儁
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是日鄱陽世子嗣
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
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登堞
車階道車火車竝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
闕前百道攻城竝用雲梯以火車焚城東南隅火
樓賊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
乃退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
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還入于柵材官將軍
宋寶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
水起數尺闕前御街竝爲洪波矣又燒南岸民
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
崔慚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
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竝緣淮

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韋
叡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叡拒戰敗績景斬叡
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叡敗不遑貫甲與數十
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
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
岸邵陵王綸與臨成公大連等自東道築于南
岸荊州刺史湘東王諱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
暈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
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
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
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
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
王第緣水西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
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山百姓扶
老攜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剥掠賊黨有
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
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
連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太半景自

歲首以來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
請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
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
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
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
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
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華陽瑯琊二王子悅王偉等登
壇共盟左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
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兗州刺史南康嗣
王會理前青州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
子彧率衆三萬至于馬邱州景慮北軍自白下
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救乃遣北軍進
江潭苑景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詔臣
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
發救竝召之景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
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
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初彭城劉邈說景曰大
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衆雲集未易而

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凶剪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輶軒相屬疆埸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機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眞如之祕奧享年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

憤懣復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
紀舟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卹患同休等
戚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汝潁之地便絕好
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歸陷之獸口揚兵擊鼓
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
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
失一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
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
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縣旌
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下朝服濟江告成
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比功垂裕
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
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
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
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
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
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
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

退仍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既而逃遁邊境獲寧
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
安集勵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渦陽
之恥陛下喪其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啓
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聽飜覆若此童子
猶且著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
懦逗留軍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
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
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

而面縛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
曾無追責怜其苟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
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潁
臣舉州內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既入之後無故
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既
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五也臣渦陽退
衂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
春曾無悔色祗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
州切齒歎恨內懷慙懼遂啓臣欲反欲反當有

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無辯究默而
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並肩事主者乎
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漁獵
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
行貨權幸徼賢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
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眞實韓山
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
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誅九族而納賄中人
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以
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市征
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悌等助
戍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啓臣欲反陛
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
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
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
歸身有道罄竭忠規再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
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驎典司穀
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

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賄於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每相祗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啓臣纖介招攜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頻有表疏言直辭强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末爲女子所烹方悔前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粃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三月朔旦城內以皇違盟舉烽鼓譟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至

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固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歛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於是援兵並散景矯詔曰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陵南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紹先爲南兗州刺史初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與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祗等力不能制並奔千魏景以蕭弄璋爲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

之景遣廂公丘子英直閤將軍羊海率衆赴援
海斬子英率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景又
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吳郡太守袁
君正迎降于悅等既至破掠吳中多所調發逼
掠子女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
柵拒守是月景移屯西洲遣儀同任約爲南道
行臺鎮姑熟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城既
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
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
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
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
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
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
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
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
憤時有事奏聞多所譴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
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
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

曰是疾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
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
憤感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
殿迎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爲奴
婢者冀收其力用焉又遺儀同來亮率兵攻宣
城宣城内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
明討華華以郡降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
次錢塘新城戍戴僧易據縣拒之是月景遣中
軍侯子鑒入吳軍收于子悅張大黑還京誅之
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
嶷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
吳南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以儀同郭元
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
秦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
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以拒景
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
鹽晉浦二縣爲武原郡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

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龍爲陳留王諸元
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敬禮爲使持節大都
督隸大丞相參戎事景遣其中軍庶子鑒監行
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執太守張嵊父子
送京師景竝殺之景以宋子仙爲司徒任約爲
領軍將軍爾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
化仁于慶魯伯和紇奚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
義竝爲開府儀同三司是月鄱陽嗣王範率兵
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
頓姑熟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衆降景十一
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爲臨江
郡富陽爲富春郡以王偉元羅竝爲儀同三司
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
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
景以裴之悌爲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
夏侯威生爲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是
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
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

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前江都令祖皓起兵於黃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勱爲刺史又結魏入爲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進皓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少長皆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兗州事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四月景以元思虔爲東道行臺鎮錢塘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文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旬日之閒衆至一萬率以西上景甫公孟振侯午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景七月景以秦郡爲西兗州陽平郡爲北兗州任約盧暉略攻晉熙郡殺鄱陽世子嗣景以王偉爲中書監任約進軍襲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世祖時聞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衆軍下武昌拒約景又矯詔自進位爲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劒履上殿如

蕭何故事景以柳敬禮為護軍將軍姜詢義為
相國左長史徐洪為左司馬陸約為右長史沈
衆為右司馬是月景率舟師上皖口十月盜殺
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卧内景嘗黨
不能平故害之景又矯詔曰蓋縣象在天四時
取則於辰斗羣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
垂拱當扆則八紘共輳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
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啓符
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遂聽虞夏
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戎
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狄狼肆毒侵
穴伊瀍猃狁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
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略中原遠
圖齊虢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
登皇涘寓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以
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
歸豐鳥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
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

南向值天厭昏僞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
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略出
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昴叶暉剖析六韜錙銖四
履騰文豹變鳳集虬翔奮翼來儀負圖而降爰
初秉律實先啓行奉茲廟筭克除獯醜直以鼎
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蹔止九伐未申而惡稔
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續長亂階異彼洋音
同茲荐食偷竊僞號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
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覩
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堯黎冀康禹跡
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
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況乃神規叡筭
耿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彼常
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
諸軍事餘悉如故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
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
行臺郭元建率兵赴援術退徐文盛入資磯任
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時

景也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兗州
司馬成欽等將襲之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
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
等並害之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爲竟陵王賞發
南康之謀也是月張虎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
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至是虎又破諸暨
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
東伐虎二年正月虎遣別將寇錢塘富春田遷
進軍與戰破之景以主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
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
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子太師時靈護爲太子
太保紇奚斤爲太子太傅王偉爲尚書左僕射
索超世爲尚書右僕射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
魏事泄景誅之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
率衆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
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
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郢州
無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

刺史方諸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歸江陵景乘勝西上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代徐文盛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太半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精卒數千逆擊僧祐僧祐與居士陸法和退據赤亭以待之約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閻洪慶守魯山城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摧景乃廢太宗幽於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宗寧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欷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

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僞僭大號遂
其姦心其謀臣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慶立故
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景
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爲二宮萬福若遂
行弒逆結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
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
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爲敬皇后豫
章國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
神茂爲司空徐洪爲平南將軍秦晃之王暴李
賢明徐永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並爲儀同三
司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
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景
遣其衛尉彭儁王脩纂奉酒於太宗曰丞相以
陛下處憂既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其
將弒乃大酣飲酒既醉還寢脩纂以帀盛土加
於腹因薦焉斂用法服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
庫初太宗久見幽縶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
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

居殿謂之曰龐涓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
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堁卒反晉國
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冀斯
言不妄耳至是見弒實以土焉是月景司空東
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羣雲麾
將軍桑乾王元顗等據東陽歸順仍遣元顗及
別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
新安太守元義奪其兵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
蔡遠降彪十一月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鎮
錢塘遣儀同田遷謝答仁等將兵東征神茂景
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
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嘴形似
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以劉勸戚霸
朱安王爲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爲護軍將軍
南兗州刺史庾子鑒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
蕭棟歸之于景景以郭元建爲南兗州刺史太
尉北行臺如故景又矯蕭棟詔追崇其祖爲大
將軍考爲丞相自加景

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
頭雲罕樂儛八佾鍾虡宮懸之樂一如舊儀景
又矯蕭棟詔禪位於已於是南郊柴燎于天升
壇受禪文物並依舊儀以轜車牀載鼓吹橐駝
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脚坐景所帶劒水精標
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兎自前而走俄
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赦改
元爲太始元年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于監省僞
有司奏改警蹕爲永吉避景名也改梁律爲漢
律改左民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
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
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絆其左僕射王
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爲七廟偉曰天子祭七
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具祭
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
咸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
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
瑾爲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

爲元皇帝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至建德攻元
顗李占柵大破之執顗占送景景截其手足徇
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自巴
丘挫衄軍兵略盡恐齊人乘釁與西師搆角乃
遣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
須曜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
之郭元建侯子鑒俄聞王師既近燒合肥百姓
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熟元建還廣陵時謝答
仁攻劉神茂神茂列將王華龐通等據外營降
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懼各棄城走神茂孤危
復降答仁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
遣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熟
追田遷等還京師景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
三月景往姑熟巡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
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爲此也若
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
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
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强必欲遁逸

不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子鑒乃
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
大破之子鑒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衆下
覆面引衾以卧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僧辯
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
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内僧辯
焚景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乃緣淮立
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
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
子鑒于慶史安和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
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吕季略守臺城宋長貴守
延祚寺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屍王僧辯等
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軍奮
擊大破之侯子鑒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盧
暉略紇奚斤竝以城降景既退敗不入宫斂其
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
豈有叛天子今宫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
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

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返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當復一決耳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汜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竄逸庾子鑒等奔廣陵王僧辯遣侯瑱率軍追景景至晉陵劫太守徐永東奔吳郡進次嘉興趙伯超據錢塘柜之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掩至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瀆瀆入海至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屍于王偉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百姓爭取屠膾噉食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庫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踈秀性猜忍好殺戮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

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
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馬遊戲於宮
內及華林園彈射烏鳥謀臣王偉不許輕出於
是鬱快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鵂鶹鳥鳴景平
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普通中童謠曰青絲
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
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衂必
低頭不前初中大同中高祖嘗夜夢中原牧守
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寤甚悅之旦見中書舍
人朱异說所夢异曰此豈宇內方一天道前見
其徵乎高祖曰吾爲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
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附高祖欣然自悅謂與
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決曾夜出視事至武
德閤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
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非可悔也朱异接聲而
對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
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據河南十餘州分
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且非天誘其衷

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容
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
納异言又信前夢乃定議納景及貞陽覆敗邊
鎮恇擾高祖因已憂之曰吾今段如此勿作言
家事乎先是丹陽陶弘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
識嘗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
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
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天監中有釋寶誌曰
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
自滅亡起自汝際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
臂太極殿前作獸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
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大同太醫令朱躭
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惡
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
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
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
遊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
久乃方驗人並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

後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
出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
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
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果以鹽封其屍王偉陳
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啓書檄皆其所製景既
得志規摹簒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焉於市
百姓有遭其毒者並割炙食之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
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
敉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
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
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
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
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
流災晉則敦玄搆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列傳第五十